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釋迦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德持寺沙門

辯機撰

一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麩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凉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温暑崇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万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

疏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

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

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

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初有婆羅

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相

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儔謂曰夫何

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

無成顧此為言憂心弥劇於是學徒戲言之

曰今將為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

母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婿樹

也採時果酌清醴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

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

無辭為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嫗攜引少女並賓從盈路核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燕經七日焉學徒疑為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友諸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為築城自尔之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有阿輸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王說也王者頻毗婆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雙羅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重說也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加藍天祠及窳堵波餘趾數百在者二三唯故宮

地臨疏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摠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衆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命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堙壘廢獄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窳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為廁飾石作欄檻即八万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一升靈鑿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過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

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
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
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
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爲廣說
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
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
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
今尔鬼神勦力同心境極瞻部戶滿拘肱以
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
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
旨在所興功既成已成來請命無憂王既
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
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
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白王命神鬼至所期
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
承此旨宣告鬼神速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
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
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
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
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
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
揭陁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
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陁也百歲之後有無

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固迹石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苑伽河流尋復本趣其側率堵波即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瞻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略斯在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爲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大帝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介同胞豈忘慧愛不先匡導已陷形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誓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珎著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

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尔志當為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著尔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為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為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為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主為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連漪清瀾澄鑿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山西南有五窳堵波崇基已陷餘趾尚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窳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万四千窳堵波已尚餘五升舍利故別崇建五窳堵波製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窳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

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敢覬覦或曰衆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

居勿反

吒阿濫摩

唐言僧伽

藍無憂王之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植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毀已久基址尚存伽藍側

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伽阿摩落伽者印度樂果之名也無憂王遘疾弥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贍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贍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弘濟虐疾在躬茲臣擅命積寶非已半果爲施承王來命普施衆僧即召典事羹中摠糞收其果核起窣堵波旣荷厚恩遂旌顧命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建捷稚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

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鎮聲緘口其後僧徒相
 次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
 成藝於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
 言唱曰大擊捷稚招集學人群愚同止謬有
 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
 僧徒雖眾辭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
 後諸僧伽藍不得擊捷稚以集眾也王允其
 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退十二年間
 不擊捷稚時南印度那伽闍刺樹那菩薩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
 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
 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
 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捷稚日月驟移
 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
 波吒釐城外道博學尔非其儔吾今行矣提
 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
 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
 然後畱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
 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嘆曰謬辭易失邪
 義難扶尔其行矣摧彼畢矣提婆菩薩風擅
 高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
 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捷稚願
 垂告命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
 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

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卷疊袈裟
置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
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
相舍遂宿捷稚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眾
聞伺察乃昨客遊苾芻諸僧伽藍傳聲響應
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
婆曰夫捷稚者擊以集眾有而不用懸之何
為王人報曰先時僧眾論議墮負制之不擊
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
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
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
道競陳旗鼓誼談異義各曜鋒提婆菩薩
既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浹辰推
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
至德

建擊捷稚窰堵波比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
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蕪不
交世路祠鬼求福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
響應人或激難垂帷已對舊學高才無出其
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窣沙唐言馬鳴
菩薩者智周万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
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
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
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

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
欽盛德爲日已久幸願褰帷敢伸宿志而婆
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
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
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
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
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鑿辯
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
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旣述辭已馬鳴重
曰失吾言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
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
褰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
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
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
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窣
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
請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庭
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毗
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
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類相趨肩隨戾止僧
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
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

梁孺垣階陞金銅隱起廟間莊嚴中精舍佛
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
像凡斯三像鑰石鑄成威神肅然真鑿遠矣
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
靱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
幽蔚靈仙收舍毒虵暴龍窟穴其數猛獸擊
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窳堵波其
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
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
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來出定諸天感
慕以寶金銀起窳堵波去聖逾邇寶變爲石
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

虵猛獸群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讚禮

山東崗有窳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
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
負嶺崇基踰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
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菩薩伏外道之處初
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習
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重當
時君王珎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
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
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
敏達早擅清微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
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

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
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
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
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
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
門異道迤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
錫而來至摩沓婆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
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
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
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今曹世諦之淨行我
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爲見拒婆羅
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
中猛獸群行爲暴有淨信者恐爲獸害乃束
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
傳聲聞欲來論議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
嚴制勿止沙門恐爲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
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
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
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
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
恐人知聞來相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
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
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
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盲曰有異沙

門來求談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
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
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
難倅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
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泊乎景落摩
沓婆倅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
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
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今有高才無
忘所恥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
論會衆咸誼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
恥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
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
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
摩沓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
知之願垂指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
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婆死
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
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爲守道
含識露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
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弢汲引先
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
沓婆邑户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誠
來華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于
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

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
行逃難隣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英俊
來雪前恥王旣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
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群敢聲論鼓唯願大師
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
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
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
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
曰有負座豎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於側
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
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即發難深義
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
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爲伽藍邑戶德慧
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尸羅跋
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
峯如窳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呬吒國之
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
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
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究竟之致問
以解脫之路旣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
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蹟索隱窮幽洞
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
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
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

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滌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爲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滑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爲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養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太仙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溪谷杳冥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

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鑿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舊曰耶提迦葉訛也泊諸迦葉例無波字略也事火之處

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如來勤求六

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自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崗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

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加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

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願當就彼

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為遂龍意留影而去影在昔日賢愚咸覩洎於今時或有得見也諸天

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窣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花雨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

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還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疊甃崇峻嶮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名花連陰接影細沙異草弥漫緣被正門東關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伽藍孺垣內地聖迹相隣或窳堵波或復精舍並瞻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曾臆矣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榦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

徵斯為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群從飛繞
効靈顯聖

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窠堵波是魔王嬈
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
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
威神衰變治容扶羸策杖相携而退

中 菩提樹西比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
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
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窠室各有地神之像
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為佛證後
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窠堵波謂鬱金香高
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
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
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汎舟
南海遭風尖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
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勦力同志
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
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
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
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蟻
鬻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湊
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

也上座部則吠舍法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甃爲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甃捨爲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爲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窳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旣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爲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爲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窳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群鹿呈祥之處印度休

千萬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澆以洗於是
奏音樂列香花燭炬繼日競修供養如來寂
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毀佛
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
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今事火婆羅門燒
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
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
以香乳澆餘根洎乎將旦樹生如本玉見靈
怪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
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王
旦將禮敬唯見蘖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
乳澆灌不日車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

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

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
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

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刺拏伐摩

王唐言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嘆曰慧日已

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

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構乳而澆經夜樹生其

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

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

二十餘步壘以青氈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

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

金銅阿摩落迦果亦謂寶瓶又稱寶臺東面接為重閣
簷宇特起三層椽柱棟梁戶扉寮牖金銀彫
鏤以飾之珠玉廁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
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
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
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
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
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
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
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
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
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
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
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
願後皆果遂為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
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
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曰
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
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
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
如其命尚餘四月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
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加趺坐右足居
上左手鍛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
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

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其足慈顏若真唯右乳上塗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嘆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娑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燒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爲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放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劑衆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爲役使遂於像前橫壘甄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甄壁之前畫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皯肌膚攪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功不虧既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覩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

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旣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陵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旣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閒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窣堵波駭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爲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窣堵波如來受糜處也

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爲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

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
 窣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
 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
 有目支隣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
 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
 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
 其身繞佛七帀化出多頭俯垂為蓋故池東
 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
 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
 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士俗諸有嬰疾香
 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為
 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
 一麥形容毀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
 起處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
 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
 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
 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后連
 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
 乳糜其側窣堵波一長者獻麩蜜處佛在樹
 下結加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
 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
 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疑

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
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麩蜜奉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麩側有窣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
既獻麩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
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
納受以爲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
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
尊如是皆不爲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
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摠受
之次第重壘按爲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如來爲母說
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
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
洎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
緣處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
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
隨應降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
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尔俱返迷途於是
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
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扃連河
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
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深衣伽耶迦葉波
與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
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燄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慙惜優樓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且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陀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今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

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
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
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
沙激石備矛楯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
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爲蓮華魔軍怖駭奔
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宰堵波帝釋梵王之
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
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
垣墻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
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窳
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
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
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
之日出示衆人

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
當此正月十五日也

此時

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
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
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
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鄙鄙於
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若不能言
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我馮恃國
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陵辱
語見譏誚負斯憂恥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
何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爲意於諸印度建

立伽藍旣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晚於是以國中重寶獻印度王王旣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而歸竊嗚遠謀貽範來業於諸印度建一伽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報命群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隣難以備舉每歲苾芻解雨安居四方法俗百千万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頰濕縛度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

